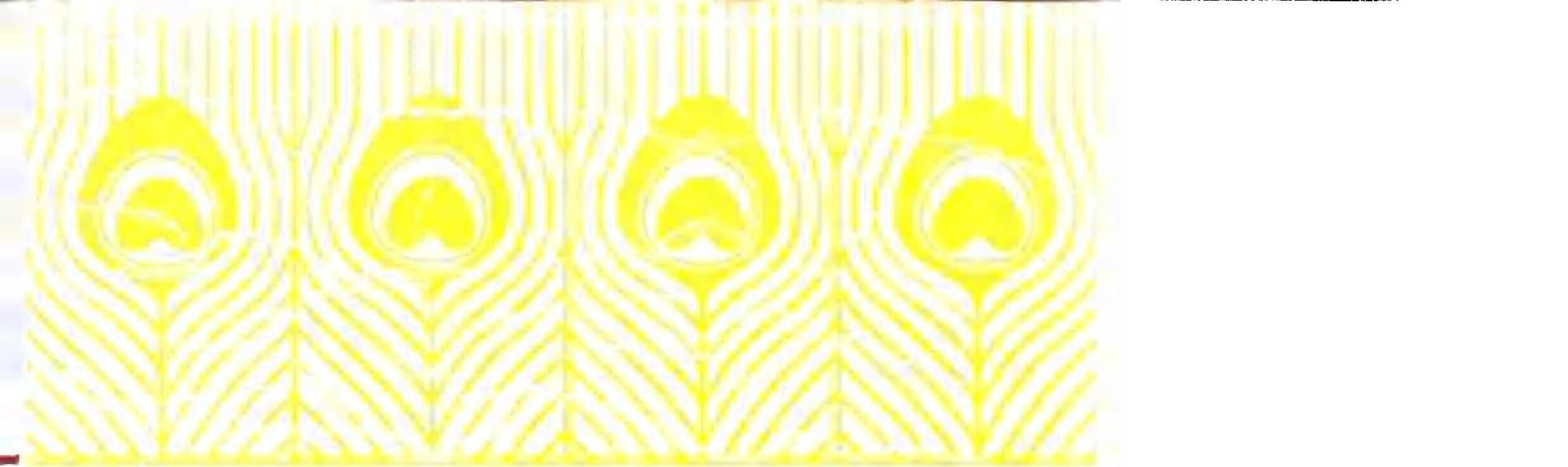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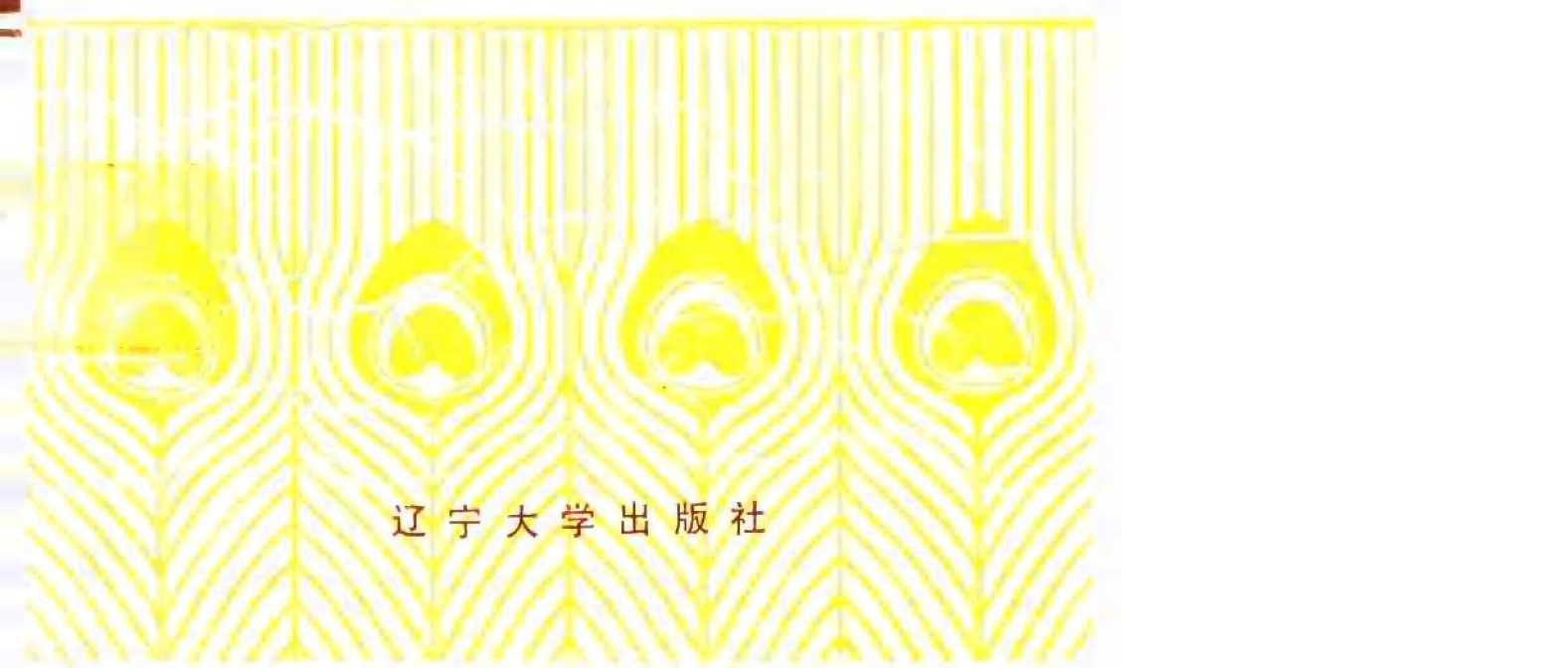




文艺美学辞典

辽宁大学出版社



文如藝美學辭典

主 編 王向峰

副主編 王世德 王善忠 刘万泉

閔开德 李文祿 陆贵山

洪凤桐 徐俊西 聂振斌

梁一孺 黄世瑜 童庆炳



责任编辑 蒋秀英
装帧设计 刘桂湘
书名题字 钱钟书
版式设计 王德年
责任校对 同心

文艺美学辞典

王向峰 主编

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崇山西路3段4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朝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45.25 插页: 6 字数: 1500千

1987年12月第1版 1987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5,000

统一书号: 10429·056 定价: 18.00 元

ISBN 7-5610-0039-1 / I·17

编者说明

本辞典是国内首创性的文艺美学专业辞典，辞典内收辞条一千二百多个。共分五大类，按文艺美学构成系统编列，内容既涵盖了美学，又包括了文艺学，涉及到各门类艺术，又扩延到生活实用美学，凡有关中外古今文艺美学方面比较有影响的人物及有关论著、流派、观点等，在本辞书中一般均有条目解释。

本辞典是以国内一些大学和研究部门的一百余名专家教授为主体，会同部分专业教学与研究人员及博士、硕士研究生，以学术联谊方式共同编著的。1984年辽宁、内蒙的几所学校曾拟议编写一本“文艺理论辞典”，由于选题、人力、出版等方面的原因，初有行动之后，即难以进行下去。

按《文艺美学辞典》的结构，把撰写者扩及全国范围和以学术联谊方式进行组合，并由出版本书的出版社出面选聘编委，进行新组新创是在1986年。辞典的编委会主要由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哲学研究所、辽宁大学、四川大学、内蒙古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的有关专家教授组成。主编与副主编是1986年10月编委会上推选产生。参加撰稿的人员除来自上述院校外，主要还有南京大学、中央美术学院、鲁迅美术学院、浙江美术学院、华南师范大学、中国艺术研究院、西南民族学院、辽宁社会科学院、辽宁师范大学、锦州师范学院、辽宁日报、中国日报、中国文联、山西大学、青海师范大学、齐齐哈尔师范学院等院校、单位的专家教授与专业人员。辞典的定稿工作是由王向峰、王善忠、聂振斌、刘万泉、洪凤桐会同编委会下设的编订

组的全体成员共同进行的。编订组成员有王向峰、洪凤桐、蒋秀英、杨太、朱抚生、马玉峰、罗中起、张伟、宋伟、王铁铸。主编最后通审了全部文字。

文艺美学是一个新建学科，一些研究者对它的内容构成尚未取得一致意见，我们也在探索之中。为了促进这个学科的发展，向有志于此的专家、读者以及我们自己提供检索查阅具体辞条的方便，我们编写了这本工具书。作为研究后之研究的辞书编写，为了反映有关问题在当代的研究水平，因此我们除了自行开创之外，一些撰稿人在写作释文时还有选择地参考和借鉴了国内外一些有关著作的观点与材料，属于后者，在见解与材料上的首发成绩自然应当属于先行的研究者，我们谨代表撰稿人向他们致意。

本辞典是在“双百”方针指导下的学术联谊成果。无须讳言，不论在美学观点上，文艺学观点上，文艺美学观点上，国内学人的看法并不完全一致，就是参加撰稿的许多个人之间，看法也不是完全一样的。但在以学术民主讨论的方式促进文艺美学繁荣发展问题上，联谊者找到了共同目标。因此，大家愿意在一起，各陈所见，共同探讨，互相尊重，创立发展了良好的学术友谊风气。这是我们在工作开始时所共同期望的，又是我们现在所共同收获的。这也是这次学术联谊活动中最使大家感到欣慰的。我们在编写过程中找到了一个很能体现学术民主的安排方式：凡是遇到在本学科中争论较大的问题，撰稿人除直接阐述问题之外，还都力求在条目释文中客观地介绍各家主要观点；在一些关键性的条目上，我们还特意组织了专门反映不同学派见解的多种释文，各自单列复出，使读者有所比较，有所选择，得以独立进行综合分析。

当代著名学者、作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钱钟书先生为本书题写了书名；当代著名美学家、中华全国美学学会会长王

朝闻先生热情支持本书的编写，写信帮助我们修订条目释文，并为本书撰写了不论对读者和对编者都甚有教益的序言：当代著名文艺美学家伍鑫甫、王元化先生热情关心本书的编写工作，不仅写信鼓励我们，还在加强本书学术分量方面给我们以重要指引；徐中玉、蒋孔阳、吕德申三位先生，作为学术顾问，在全书编写过程中都给了我们以切实有力的指导与帮助。以上各位对于本书的多数编者与作者在道德文章上都深具师长之尊，他们的支持与关怀表现了他们对于后学者的深情厚望，这不仅成了现在编成此书的感召力，也必将成为我们今后协力进取的推动力。

在辞典编写过程中，得到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院、昭乌达蒙族师范专科学校、沈阳市人民政府驻京办事处的热情支持。南京大学的赵宪章同志、北京师范大学的连铤同志帮助我们组织了有关当代外国文艺美学著作的一些条目的写作；此外还有一些同志与朋友也很关心和支持本书的编写工作，曾分别给予许多帮助。辽宁大学出版社全社上下都破例地重视和支持这部辞典的编写和出版工作，并为此付出了大量的人力与物力。上述所有这些支持与帮助，都对顺利进行编写工作、提高书稿质量，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我们向上述给予我们帮助的单位与同志表示最诚挚的感谢。

美是难的。文艺美学也是难的。编撰文艺美学方面的辞书更是不易。由于这部《文艺美学辞典》所涉及的内容广泛，加上我们知识水平有限，组织工作经验不足，编订时间又很仓促，所以，尽管这部辞书的作者主观上用心尽力、辛勤工作，本辞典肯定会有许多疏漏，甚至错误之处。但我们深信，这部《文艺美学辞典》起码会给关心文艺美学学科建设的读者，提供有关资料线索，从而会减去许多查阅资料时的检索搜寻之劳；而本辞典对有关问题的阐述以及阐述有关问题时体现出来的某些观

点，某些思想，或许对上述读者的进一步深入思考有所启发。如果这本辞典能够起到如上所说的作用，我们将是非常高兴的。我们竭诚欢迎来自专家与读者的一切批评意见，以期不断提高本书质量，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服务。

编 者

1987年1月20日

授者即受者

——《文艺美学辞典》序

王朝闻

当前普遍引起人们的关心和兴趣的文艺美学，是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有重要意义的一门学科。这门学科的重要意义和作用还有待于作深入的认识，这部《文艺美学辞典》可能有助于这种并不简单的认识的深化。

这门学科所要认识的对象是很复杂的。要科学地也就是创造性地阐释文艺的外部关系或内部关系，看来都存在着程度不同的困难。外部与内部的区分只有相对的意义，内部自身往往也有内部与外部的矛盾。如果说文艺作品的“生产”与文艺作品的“消费”的关系是一种外部关系，但文艺作品不只创造着人们的审美需要，而且人们的审美需要又反作用于文艺的创造例如它的审美价值的时候，双方的关系岂不也具有内部性。面对这些复杂理论，企图克服简单化和绝对化的认识，只能从对象——供欣赏的文艺与人们对它的欣赏的具体实际入手作具体的分析，这要比因袭任何既定的判断困难得多。不论是着眼于文艺创作与创作所反映的对象的关系，还是着眼于文艺创造与文艺欣赏的关系，倘若只能描述一些具体现象而不能深入理解和说明它的规律性之所在，那当然谈不上完成了这门学科所应当完成的研究任务。但是潜在于现象中的本质或对象的存在和发展的规律性，

不是不可知的却又是难知的。今天是农历正月初八,即“六九”的第一天,昨天是“立春”,符合农谚所说的“春打六九头”的知识。不是每个农民都能说明节气变化的规律性,但他们所掌握的有关季节知识,却是专家发现了季节变化的规律性的结果。文艺的规律对从事文艺美学的专门家来说,既是能够发现和能够掌握的,又是要费大力气的。

能不能独创地和科学地掌握文艺的规律,要看学者自己的态度和方法如何。单就文艺的种类来说,即便是公认的艺术种类自身,也在随着社会实践的变化而起变化。随着社会实践的变化和文化的发展,又不断产生出各种新的文艺种类。吃大锅饭的态度和教条主义的方法,都不可能正确认识它们在变化和发展中所体现的规律性。作为升华了的宏观认识,是对微观认识的发展和提高。某种虽宏但空的所谓宏观认识,还谈不上是正确的具体认识。空对空的认识,远不如着眼于具体对象的微而有观的微观认识的成果,可能具备合理的学术价值。

为大家所公认的,也就是堪称文艺美学著作的莱辛的《拉奥孔》,主要是在探讨诗(广义的文学)和造型艺术的联系和差别;他那着重于双方的差别的论证,并未排斥论证双方的联系。在我看来,莱辛在此书的《前言》里所作的有关自己的方法的说明,虽还未曾提出我们常说的“实事求是”的原则,实际上都具有反对教条主义即主观主义的积极意义。他自谦地说:“这篇论文是随着我的阅读的次序而写下的一些偶然感想”,紧接的下文其实正是在否定从概念到概念的错误方法——“而不是从一般性的原则出发,通过系统的发展而写成的”。看来他并不是要反对学术著作的系统性,而是反对为系统而系统的方法和观点,他的这部著作自身,不就是系统地论证着诗与画的关系的吗?理论的系统性可以体现在各种不同的理论形态之中,不见得只有分出一、二、三、四

和A、B、C、D,或甲、乙、丙、丁,才算有系统性的理论。莱辛在下面一段论述里,更分明地显示了他那提倡什么和反对什么方法的正确观点:

不过我们要奉承自己说,尽管如此,这篇论文还不至于完全遭到轻视。我们德国人一般并不缺乏系统著作。从几条假定的定义出发,顺着最井井有条的次第,随心所欲地推演出结论来,干这种勾当,我们德国人比起世界上任何一个其它民族都更在行。

上面的着重号是我加的;我认为他所反对的这种方法,不只是在他所说的德国才很“在行”。早在三十年代,毛泽东所反对的“本本主义”岂不也在表明,并非只有旧时代的德国才有那么“在行”的“知识里手”。其实这种绝对化的学风自身,也是有继承性的而不是什么全新的发明创造。

尽管知识有正确与错误之分,前人或同时代人的知识实在不可轻视。这部《文艺美学辞典》,包含了许多有关文艺美学的知识。在当前流行的文化传统断裂论者看来,也许会认为它的出版是一钱不值的。但是,学术的发展不能没有正确意义的继承性,正确意义的继承活动自身,也就是一种具有开拓性和创造性的活动。莱辛所反对的“从几条假定的定义出发”,“随心所欲地推演出结论来”的学风,未必不是相应地包括着我们国家当前流行的否定一切传统——不那么实事求是的学风。是的,文艺创作应当是创造性的劳动,探讨文艺的美学也应当是创造性的劳动,文艺美学的论点不能不是创造性的。但是,包括艺术区别于现实的审美本质是什么,包括文艺为什么可能成为群众喜闻乐见的审美对象,包括文艺的社会效果怎样依赖主体与客体之间的“合作”……许多有关文艺美学的问题,前人和同时代人的创造性的见解,难道只能阻碍而不能促进新的美学理论的开拓吗?

相应地反映了前人和同时代人局部的研究成果的《文艺美

学辞典》，我认为它的出版还可能具备对广大读者进行美育的积极作用。美育对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有不可轻视、越来越看得出的重要性。这样的辞典不只可能给读者提供有关文艺美学的知识，而且对它的阅读具有接近鉴赏文艺的一种接受美育的意义和价值。也许可以认为，凡是爱好文艺、关心文艺和与文艺工作有一定联系的其它工作者，例如从事旅游事业的主要人员，这样的书籍对他可能很有帮助，对他可能起着一种工具性质的良好作用。

我知道有一百多位学者，经过反复研讨而编撰着这本辞书，我认为这种有意义的工作值得支持，所以我愿为这本书的出版作个拉拉队。这不只因为我相信编撰者们不是为了赶时髦、看行情而要胡弄读者的，相信这本辞书是适应读者的求知愿望的，而且相信此书的读者，可能有他自己的选择能力和不是简单地“拿来”的批判能力。有人要我在他所买到的我的集子上签名，我往往写上一句前人说过的话——“尽信书不如无书”。我这样做的意思，不过是要读者批判地吸取其中那些对他有益的东西，并不是说他买了这本书是上了当受了骗。对于这部辞书，似乎可以同样再说一次“尽信书不如无书”。这种未必很有必要的说法，当然不是认为读者可以否认任何一本书籍的阅读价值。如果是这样，我岂不是在给这部对我自己也有用处的辞书作反宣传，是在变相地劝人不必阅读它吗？作为认识对象的各种书籍的好处，不全是读者在一定时间之内就已经自觉得到的。往往一时不知道对方在实际上符合自己的需要，从而错过了阅读它从而丰富自己知识的好机会，也就是辜负了符合非自觉需要的读物的编写和出版。这就是说，死书与活书之间的差别，不完全决定于书本自身。读者那认真、虚心而有自信的阅读，可能从任何读物中获得有益的心得。

文艺美学辞书的内容，既是前人和同时代人对文艺与现实

的关系、文艺自身的各种关系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又是读者自己认识各种关系的启发以至特定意义的“起点”。不论读者从事什么特殊性质的工作，几乎可以说任何人时时刻刻都在自觉不自觉地接受着美育或丑育（客观实际里，存在着其实是丑育的“美育”）。多么完善的辞书都不可能代替读者自己具体解决具体的新问题，但是比较完善的辞书却可能帮助读者发现和判断他所遇见的对象的美丑。发现问题即使一时得不到问题的解决，但发现问题这一现象本身，也就表明主体自己的认识已经有所提高。当你觉得对象好象是要美化什么其实又象是在丑化什么而感到困惑的时候，即使辞书不能代替你自己解决这样麻烦的新问题，也许它可能给你提供怎样解决新问题的某些线索，从而使你感到豁然开朗的愉快。

在“十年动乱”中，有些文艺作品以肯定态度虚构出其实应当否定的行为。这种行为关系着学风问题，那就是有了具体问题就翻阅经典著作，一翻就得到了解决这一问题的答案。倘若经典著作也能这样成为包医百病的灵丹妙药，它那作为基本原理的性质岂不已经被庸俗化了。如果别人的著作可以代替自己对新问题作出判断，自己对问题可以不必结合实际再作深入的探讨，自己的主动性和主体性还有什么存在的价值。这些话不过是为了说明，包括文艺问题的探讨在内，不能没有主体自身的主动性。阅读前人和同时代人的著作，从他们所探讨的问题看出和你所关心的某一具体问题的联系——尽管这种联系只是间接的而不是直接的，但在他的论点里，我们也可能获得相应的启发，从而帮助自己（不是依赖别人）创造性地解决某些特殊的问题。即使不能立即解决自己力图解决的问题，却也可能得到如何解决问题的帮助。这种帮助既然只是一种外力而不能代替如何解决新问题的独立思考，但是它可能不至成为思考

的障碍和绊脚石。相反，美好的读物可能促进你的独立思考习惯的养成。这就是说：只要读者不象某些文艺作品里的思想懒汉那样，把这部辞书当成包治百病的《验方新篇》，他就不会后悔花费时间（即生命）阅读了这部辞书。

在这里，我想附带提出一个问题：读辞书或读其它著作，对自己的思考会不会触发灵感？根据我自己的经验，我的回答是肯定的。谈自己的心得可能引起“王婆卖瓜，自卖自夸”之嫌。为了说明我的理解，不妨再次谈到河北省的一个地方戏《空印盒》。这个戏的故事是说，一个新上任的青年巡案，到任前夕不慎遗失了官印；陪他上任的老家人明白这是地方官乘机偷了这一作为身份证的东西，明天升堂定会出丑；怎样才能把这只官印找回来，主仆二人深夜苦思却无办法；因为绝望的主人烧纸，老家人突然灵机一动，想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故意在衙署一角放了一把火，乘此机会把空印盒交地方官保管，救火之后向他要回印信，结果不出所料解决了问题）。这故事带传奇性和虚构性，但它符合如何创造性地进行思考的思想逻辑。简单地说，不只艺术创作和艺术欣赏才可能出现灵感，探讨文艺美学中的各种问题，那有利于解决问题的灵感，也会伴随有独立性和严肃认真的思考显现出来，从而令人喜出望外地构成了思考和思想的独创性。

没有独立性和独创性的理论对读者没有好处或好处不大，更谈不上促进理论成就向纵深发展。不过，话又说回来：倘若自视太高，目空一切，以为学术问题，也完全可以白手起家，蔑视前人和同时代人的一切研究成果，这种自以为是的态度表现得虽很鲜明，却未必真是聪明的表现。这种自作的聪明，人对己都没有什么好处。俗语说：“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对于这种俗语的真理性的，我是深信不疑的。不论多么高明的导

游，都只可能促使我不至忽略了重要的风景点；风景点的美的特征和美到什么程度，和我自己的趣味是否互相作用，只能依靠我自己去发现。但是，这不等于可以否认前人的文艺作品和美学见解，对我的审美感受的积极影响。我说过艺术可以当做生活来认识，生活可以当做艺术来观赏，这是从双方的联系着眼的；至于这种联系，既依赖自己的审美实践，也不能否认前人的作品和理论对我的审美能力和兴趣的培养。包括《文心雕龙》论比兴所说的“比类虽繁，以切至为贵；若刻鹄类鹜，则无取焉”的论点，也是帮助过我在阅读诗文时，能够辨别比喻是否恰切，即自觉地辨别文艺美丑的一种不可轻视的知识。

最后我还想说，这部辞书的出版，对文艺美学的发展可能具备两重意义：一是普及有关的美学知识，使广大群众掌握他所需要的启发诱导；一是依靠读者自己的努力，间接地即反作用地提高这门学科的学术水平。专家与群众之间的关系，是既有矛盾又能互相促进的。当受者与授者之间形成了互相促进的合作关系，——受者就是授者，授者也是受者，难度不小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才有可能得到一种可靠的保证。

1987年2月5日

人 稿 撰

(以姓氏笔画为序)

丁 宁	万小器	于冬云	于清一	马玉峰
马清福	马新国	王才勇	王世德	王向峰
王吉有	王政明	王春荣	王铁铸	王淑秧
王善忠	王群力	乌丙安	文德培	叶子铭
叶纪彬	田 莉	田志伟	艾克思	丝 蒂
宁殿弼	齐 鸣	任 真	朱抚生	邢志善
孙绍华	孙秋秋	刘文斌	刘 烜	刘启惠
刘秉山	刘德滨	弃 之	宋 伟	杨 太
杨 平	杨爱国	吴凤茹	吴予敏	连 鍊
闵开德	邱明正	陆贵山	严昭柱	吕德申
杜一白	杜书瀛	李 玲	李万武	李玉和
李兴武	李忠昌	李承烈	李春青	李钟淮
张 伟	张 冰	张 凌	张 辰	张云树
张云鹏	张建华	张宝琨	张洪森	陈士杰
陈永标	陈向红	陈甬夫	陈绳正	陈超南
陈德礼	周 力	周 帆	周 彦	周小仪
周文柏	周兴华	周金环	罗中起	罗宗义
金元浦	茅 慧	柴 玮	林熙源	金依俚
林同华	柯大课	胡文贵	洪凤桐	侯传文
段更新	钟林斌	姜桂华	赵大声	赵凤英
赵凌河	赵威重	贾 放	陶水平	陶东风
都本伟	都春月	夏金保	唐 呐	唐晓敏
聂振斌	韩忠良	秘燕生	袁震宇	高文超

梁一孺
高成栋
阎来恩
黄世瑜
程正民
蒋国忠
董晋骞
谭得伶

梁振儒
高凯征
顾荣佳
黄卓越
童庆炳
蒋原伦
董静茹

徐宏力
高瑞雪
隋景山
黄树杭
傅礼军
董文成
滕守尧

徐俊西
琚平
黄子兴
景文倩
傅志强
董文如
缪激浴

高翔
曹凤
黄书雄
谢玉兰
蒋孔阳
董学文
潘耀昌

参加本书校对的有：

邬琼
于弘平

张莹
张晓红

王淑琨
朱丽萍

张雪梅

李 佳

10/08

目 录

编者说明	1 — 4
授者即受者	
——《文艺美学辞典》序	1 — 7
分类条目	1 — 26
正文	
一、文艺美学基本理论	1 — 188
二、文艺美学一般问题	189 — 332
三、文艺审美分类创造	333 — 458
四、中国文艺美学要略	459 — 878
五、外国文艺美学要略	879 — 1405